

象山先生全集

一

象山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

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剽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溷躄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變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刊于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祠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為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乎有哭擗衰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

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為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竅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為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

士類乃改刺焉而命沐為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

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畧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為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于茲其微言與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

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賁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來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為已分而以繼往開來為立心以沉迷訓詁為夫離而以辨別義利為關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為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槩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為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子欲無言聞見為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為已與絕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為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為教固以為實際理地

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為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為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為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盡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詢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贖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為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為禪乎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即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為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

弑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兩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說爭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為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痾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救也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為忠信篤敬之徒矣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為聖賢之志因循前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心以為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詁涉獵以求為功果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為佛者其說誠冥莫



迂遠而其為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  
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  
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  
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為人  
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妥甚或自悔於晚  
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  
意尚有未慊而况繫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  
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此  
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已之  
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  
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芻  
蕘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  
以偏倚而執之堅或耻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  
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  
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為病  
所謂本原沉痾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  
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  
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為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  
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  
五穀不如萑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

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沐之庸下學不知方  
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  
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  
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為聖賢之志而  
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矚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  
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闢靡也必有所主  
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  
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久之必有  
舍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  
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粵之士其知所以敬承  
之乎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  
金谿人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  
識

象山先生文集序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二

與趙監一

與鄧文範三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二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二

與朱元晦三

與吳顯仲二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三

與曹樵之三

與曹立之二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二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二

與趙宰

與胡連材二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三

與符復仲

與周康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二

與趙子直

與辛切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二

與傅子淵三

與傅聖謨二

與包詳道七

與包顯道二

與吳伯顛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邵中孚

與張季忠

與朱元晦

與詹子南三

與包顯道四

與蘇宰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陳教授二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包敏道四

與吳仲時

與彭子壽

與顏子堅

與胥必先

與吳仲良

與陳倅二

與周元忠

與程帥

與宋漕

與趙推

與楊守三

與林叔虎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

與張季海二

與黃康年

與朱益叔

與涂任伯

與倪濟甫

與劉志甫

與江德功

與周元忠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

與傅季魯

與李宰二

與王順伯二

與黃監

與陳君舉

與應仲寔

與張元昂

與胡無相

與路彥彬

與董元錫

與黃彥文

與邵叔誼

與曹宅之

與詹子南二

與吳子嗣八

與陳宰二

與趙景昭

與尤延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四

與趙詠道四

與陳正已二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翁七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二

與劉伯協二

與黃循中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三

與薛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馮傳之

與朱元晦二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二

與嚴恭伯三

與傅子淵

與羅章夫

與康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三

與蔡公辯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孫濟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二

與朱子淵

與劉漕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與張元善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二

與豐叔賈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信

與似清

與沈宰二

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諱舉

贈陸唐卿

贈蹕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橋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四

易數一張叔樞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鷺 六言

子規 六言

贈化主

鵝湖和教授兄韻

挽張正應

游湖分韻得西字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 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 西監

贈畫梅王文顯

書劉定夫詩軸

聞鷺

晚春出箭溪 二首

蟬

疎山道中

挽石子重

和黄司業喜雪

和楊廷秀送行

和楊廷秀韻 二首

題慧照寺

簡朱幹叔諸友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祭吕伯恭文

代教授祭神文

謝雨文

望壇謝雨文 二

東山刑鵝禱雨文

代致政祭姪榘之文

石灣祈雨文

荆門祈雨文

東山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顯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開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 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十一

程文

制科解試

料敵解試

賑濟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德仁功利省試

漢文武之治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母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耻二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為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正

續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謚議孔牌

覆謚丁端

象山先生行狀揚簡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卷之三十五

語錄

卷之三十六

年譜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旣不免

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抑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闕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旣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旣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



夫之有在而為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為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

荆門州儒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日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急勿盡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遜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蘗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二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